



書叢教宗慎海

經聖究研要麼什爲

譯慧賢姚

賈制  
統敬贈  
渝三五二

行刊局書會協年青

## 海 慎 叢 書

海慎叢書係由海慎基金委員會主持，聘請美國宗教思想界名家撰寫的。它的目的是以明顯簡括的文字，闡發基督教基本教義，以作今日基督徒生活的指導。書由美國青年協會書局出版，現由本書局全部翻譯，其目如左：

- 第一種 基督教和我們的時代 (John C. Bennett 著) (已出版)
- 第二種 耶穌 (Mary Ely Lyman 著)
- 第三種 上帝 (Walter Horton 著)
- 第四種 宗教生活 (Georgia Harkness 著)
- 第五種 怎樣促進世界基督徒團契 (K. S. Latourette 著) (已出版)
- 第六種 祈禱和崇拜 (Douglas Steere 著) (印刷中)
- 第七種 教會的意義和使命 (George Stewart 著) (已出版)
- 第八種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社會 (E. F. Tittle 著) (已出版)
- 第九種 人是什麼？ (Robert Calhoun 著)
- 第十種 基督教信仰和民主主義 (Gregory Vlastos 著) (已出版)
- 第十一種 爲什麼要研究聖經 (Walter Russell Bowie 著) (已出版)
- 第十二種 現實和宗教 (Henry P. Van Dusen 著)

---

## 目次

|     |                |    |
|-----|----------------|----|
| 第一章 | 爲什麼讀聖經·····    | 一  |
| 第二章 | 文學的聖經·····     | 二  |
| 第三章 | 生命之書的聖經·····   | 三三 |
| 第四章 | 聖經所論到的神與人····· | 六一 |
| 第五章 | 聖經與今日的時代·····  | 七八 |

---

## 第一章 爲什麼讀聖經

聖經看上去像一本書，但却不僅是一本書。它是一個圖書室，包括着六十六本長短不同的著作。最老的有將近三千年的歷史，最近的約在主後一百至一百五十年間寫成的。聖經的前部舊約，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它的後部新約，是用希臘文寫成的。聖經最初只與兩種語言發生關係，知道聖經的地域也不廣；但是今日英美三大聖經會每年印行的整部聖經，在一百五十萬冊以上，印行的聖經各卷在二千三百萬冊以上，是用世界各國人民一千種以上的語言寫成的。

爲什麼要這樣呢？我們生活在一個緊張、多事的時代。新的問題緊壓着我們，要求新的決定。我們要一集古書做什麼呢？我們爲什麼要讀聖經呢？

有些人懶惰地不去回答這一問題，他們以爲他們完全沒有需要讀聖經的理由。

他們是對的：

假如沒有過去的背景，我們還能夠明了現在，並有效地生活下去。

假如我們對那給與我們文化以它的特徵之影響，不發生好奇的心理。

假如我們對那通過西方一切偉大藝術和文學之靈感愚昧無知，並不使我們感覺不安。

簡單的說，假如藥品，機器，和星期週報可以回答我們所要問的一切問題，那末我們便沒有讀經的理由。

.....

但是，假定這是不正確的。假定我們還有更深刻和更寬廣的問題要明了。假定我們不能得着滿足，除非我們對生命是什麼，並我們種族的偉人相信它是什麼，以及人們由繪畫，音樂，英文詩歌和散文幾百年來所表現的最光明的異象是什麼，能得一更充分的觀念。簡單的說，假定我們對於知識，藝術，社會和宗教遺傳的根源要得着教育，那末我們就得要讀聖經。

## 第二章 文學的聖經

從兩方面來講，聖經乃是偉大的文學：它論到偉大的題目，它以偉大的方式來論到它們。

它的題目是上帝，人，生命，死亡和命運。

它不是抽象地討論這些題目，它也不是提案式地和推測式地討論這些題目，它論到人、他們活潑深刻的人格，顯示了永生的實在。在聖經裏，正如人家曾經適當地說過：真理不是爭辯出來的，而是實行出來的。當我們看見這些人物充滿着聖經偉大戲台的時候，我們不僅了解生命在過去是什麼，也了解它現在是什麼，同時，也了解每一個人所必須對付的事實是什麼。自私和大公，卑微的志願和高尚的忠心，猛烈的熱情和困難的控制，殘暴和溫柔，膽怯和勇敢——這一切在聖經裏不是學術論文的題目，而是力量——是在那些與我們酷似的人物裏面之生和動的力量。

在現代文學中，我們聽見許多關於寫實主義的話，但這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聖經的寫實主義是毫不妥協的：它不掩飾人類罪惡醜陋的深處，它也不粉飾英雄的繪像。聖經的作者多數具有關心人類真理者的藝術。他們講到弑兄弟的該隱，得救後醉酒的挪亞，和欺騙盲目老父的雅各。他們正做了歐塞羅（*Othello*）所要求於他的編史者的：『不要減輕罪惡，也不要懷着怨恨。』當他們描寫偉大靈魂的時候，他們沒有減少他們的缺點；因爲這些黑影是忠實地被放進去，他們人格裏的光明之處也就愈令人信服。

可是，除了聖經以外，也有別的书會生動地描寫人。現在，有許多傳記者和小說家能夠這樣做。但是聖經却還有另一件事實是非常真確的：它將人物陪襯着一個偉大的背景；它不使最小的生命成爲無關重要的，因爲它將最小生命與上帝超然的事實聯繫起來；它接受存在並將它與永生的命運連在一塊，否則存在便是平凡。所以，就是只把它看爲文學，不講別的，它也有一種觀瞻和偉大，是很少書能夠比得

上的。

因此，在這一章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說過聖經是偉大的文學，因為它的題目的高貴。它講到許多人，從他們集合的容貌，我們看見了人類——奮鬥，摸索，犯罪，可是他希望，仰望着上帝，畢竟（我們將看見）得看見上帝，比他所敢夢想的更驚訝地親近了他。

但是，聖經引人注意的不僅是題材，它的藝術也是驚人的。

先拿舊約來講。誰的手最先把最古書的文字寫在碑石或羊皮紙上，世界上沒有人知道。但是他們是技巧的手。許多在文學裏享有盛名的人，也許希望他們能那樣寫。

例如，你看他們講故事的能力：舊約最有名的記載之一是關於約瑟的——一個兒童喜愛的、富有色彩的故事，可是它的人物非常豐富，成人對它也不會生厭。湯

姆士·夢 (Thomas Mann) 最近出版了他的關於約瑟的著作，內中有約瑟與他的兄

弟，約瑟在埃及等等。這些書充滿着知識和美，但都是根據創世記一書傳給我們的。一個老的故事寫成的。試翻開聖經至創世記三十七章，我們就發現了一個活躍、生動的故事，講到一個男孩，他是與他的兄弟不同的，因爲他有想像。他們稱他爲做夢者，他們輕視他。他們實在不能容忍他，便把他賣給去埃及做生意的駱駝商人做奴僕。從這一點以後，故事便擴充和深入，等它發展到一個驚人的結束——約瑟做了埃及法老王的宰相，他的兄弟完全不認識他，許多年後因爲饑荒，來向他乞糧。僅是概述這一故事是會損失它的美的，但是任何人都能在創世記裏讀着它，它充滿着生命和情感，是歲月所不能蒙蔽的。

士師記充滿了動人的故事——雅億和西西拉，基甸，耶弗和他悲慘的許願，參孫和大利拉等。在出埃及記裏，有摩西莊麗的傳記；在撒母耳記和列王紀裏，有關於撒母耳，掃羅，約拿單和大衛的記事。

又比方拿聖經中最短書之一的路德記來說。試一讀這個女子可愛的故事，她的

結婚，守寡，跟隨她的婆婆到異鄉去，時常對她用着不計較的情感說：「你往那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那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久，我們看見她在伯利恆的田間拾取麥穗，在那裏，命中要成爲她的情人的波阿斯來了。

再如，依然不要想着聖經屬靈的重要性，只想到它的敘述的力量，試一讀以斯帖記和尼希米記。以斯帖記一書也包括在聖經中是奇怪的，因爲上帝的名字從來沒有在它裏面提起過，可是它也造成一部分背景，藉以我們更深刻地了解人生的情感和原始的忠心，由於這些，更崇高的宗教便脫穎而出。尼希米記是更肯定地宗教化的，雖然在這一卷書裏，宗教意識還是不能與舊約中的最高表現相比。但這兩卷書都是敘事敏捷的特殊天才的例證，也是許多會寫過聖經的人的天才。我們看見事態迅速的發展，在一二着重的語句中，我們忽然看見了那些使事態成爲顯著者的人格格的表示。青年王后以斯帖受了憐惜她的人民的情感之驅使，因他們會被陰謀置於

危險中，去乞恩於多疑的東方帝王，就是她的丈夫。她知道她也許會冒着死的危險，可是她鎮靜的勇氣却使她這樣說：「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罷。」（註一）在同樣少的幾個字裏，我們也看見了尼希米的本性。他是企圖重修拆毀了的耶路撒冷城牆的領袖，這一企圖在外被敵人、在內被叛徒所攻擊。有一個叛徒捏造了一段故事來見尼希米，爲要使他放棄他的工程而逃跑。但是尼希米在他道德純正的傲慢中，只有一句輕蔑的問話：「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就把那來的人打發走了。（註二）

到現在爲止，我們所論到的是聖經文學的內容。它是從原始的作者傳給我們的，用希伯來文寫的舊約，和用希臘文寫的新約。可是，我們不常讀原文的聖經，我們讀的是英文譯本。在十六世紀初的時候，威廉·丁但爾（William Tyndale）邁爾斯·科弗但（Miles Coverdale）和其他的人，面臨着苛政和宗教的猜疑，第一次把整部的聖經譯成英文，丁但爾因此犧牲了性命。後來，在一六一一年，在傑姆士

王一世的獎勵下，一羣學者，他們의思想和言語反映了以利沙伯偉大的文學時代，產生了從那時起聞名的欽定聖經譯本。此後，還有別的譯本，主要的是十九世紀終的英文改正本和美國改正本，也有更近乎上語的譯本，如瑪法 (Moffatt) 和古德司比 (Goodspeed) 所譯的。它們有它們本身的價值，特別是有更大的準確性——因為它們有了自一六一一年以後發現的更早和更好的手稿，以及經文學者常有的豐富的增添——使兩書過去意義模糊的章節成爲更準確的。但是，在大衆集會時，通常用的還是欽定聖經譯本，同時它的風格的莊嚴和豐富也有無比的影響。

普通，一本書在翻譯時的損失是很大的，它的損失是與美的程度成比例的。一種語言的思想轉折，它的成語和韻律，能夠充分地譯成另一語文是非常不容易的。英文和希伯來文是很不同，和希臘文也是很不同的；若說新舊約中每一章句的充分力量都在英譯本中反映出來，是不確實的。可是，英譯本大體不但曾用特殊適切的詞句傳達聖經的使命，也會用莊嚴的表現修飾它，這常夠得上文學天才的水準。

在一九三五年，有安東尼·丁 (Anthony C. Deane) 的一本很小的書出版了，名字叫如何欣賞聖經 (How To Enjoy Bible)。

他寫着說：「注意譯者是多麼技巧地從我們豐富雙重的字彙中選擇字眼。他們多數時候愛用短字。他們明了一串單音所傳達的靜穆的效力：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譯成中文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註三)

在路得記一首田間詩歌裏，這句話的用字是如何準確地配合了背景，增加了單純的美：

“The Lord do so to me, and more also, if aught but death part me and thee”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的降罰與我。」)(註四)

在英文中，只有十七字，十八個聲音。試把它用更長的字來重寫，注意它的效果，它的溫柔的美被抹殺了！但，這些譯者也同樣知道怎樣用響亮的拉丁語風，當莊嚴

的詞調是更合於它的意義：

“Now unto the King eternal, immortal, invisible”（「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註五）

“This corruption shall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shall put on immortality…”（「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註六）

“Whiles by the experiment of this ministration, they glorify God.”（「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便將榮耀歸與神。」）（註七）

「或是讓我們回想不同音調的另一章節：

“How often would I have gathered thy children together, even as a hen gathereth here chickens under her wing.”（「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鷄把小鷄聚集在翅膀底下。」）

「一串很合配於這畫圖的靈活，稍着重的用字，我們好像看見小鷄倉皇地來到牠們的隱匿處。然後，一個抑制，一個瞬息的轉變；緩慢，不願的單音，震盪着徒然的懊傷。」

“And……ye……would……not!”（「只是你們不願意！」）（註八）

或是聽參孫喘息的祈禱，他把手抱着托屋的柱子，要把它們搖倒——你可以聽見他呼息的苦聲：

“O Lord God, remember me, I pray thee, and strengthen me, I pray thee, only this once, O God, that I may be at once avenged on the Philistines.”

（「主耶和華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賜我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報……仇」）（註九）這不是藝術上的勝利麼？」

……  
所以聖經的性質是我們不能分辨，實際上，也無需分辨的兩種影響的結合。一

方面有希伯來和希臘作者最初寫成的，另一方面有英文體裁特殊的聲音和色彩。它們混合起來，造成我們今日聖經的美。

聖經的美在各不同的章節中都是顯著的。有時候，它是嚴肅和響亮，也有時是可歌的。有時，它配合着很簡單的字，也有時候配合着隆隆如雷，或如波濤打着海岸的聲音的字眼。

比方，聽一聽創世記開始幾句莊嚴的節拍：

“In the beginnie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起初神創造天地。」）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 upon the face of water.”（「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神說，要

有光，就有了光。」（註十）

試聽先知阿摩司激奮的宣言：

“Will a lion roar in the forest, when he hath no prey? Will a young lion cry out of his den, if he have taken nothing?（「獅子若非抓食，豈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壯獅子若無所得，豈能從洞中發聲呢？」）

“Can a bird fall in a snare upon the earth, where no gin is for him? Shall one take up a snare from the earth, and have taken nothing at all?（「若沒有機檻，雀鳥豈能陷在網羅裏呢？網羅若無所得，豈能從地上翻起呢？」）

“Shall a trumpet be blown in the city, and the people not be afraid? Shall there be evil in a city, and the Lord hath not done it?（「城中若吹角，百姓豈不驚恐呢？災禍若臨到一城，豈非耶和華所降的麼？」）

“Surely the Lord God will do nothing, but he revealeth his secret unto

his servants the prophets. (「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他的僕人衆先知，就一無所行。

“The lion hath roared, who will not fear? The Lord God hath spoken, who can but prophesy” (「獅子吼叫，誰不懼怕呢？主耶和華發命，誰能不說預言呢？」) (註十一)

.....

“Ye were as a firebrand plucked out of the burning: yet have ye not returned unto me, saith the Lord. (「使你們好像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Therefore thus will I do unto thee, O Israel: and because I will do this unto thee, prepare to meet thy God, O Israel.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這樣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For, lo, he that formeth the mountains, and createth the wind, and declareth unto man what is his thought, that maketh the morning darkness, and treadeth upon the high places of the earth, The Lord, The God of hosts, is his name.”（「那創山，造風，將心意指示人，使晨光變爲幽暗，脚踏在地之高處的，他的名是耶和華萬軍之神。」）（註十二）

聽一聽以賽亞預言中的許願音調的美麗：

“How beautiful upon the mountains are the feet of him that bringeth Good tidings, that publisheth peace; that bringeth Good tidings of good, that publisheth Salvation; that saith unto Zion, Thy God reigneth!（「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Thy watchmen shall lift up the voice; with the voice together shall they sing: for they shall see eye to eye, when the Lord shall bring again Zion.”

（「聽啊，你守望之人的聲音，他們揚起聲來，一同歌唱，因為耶和華歸回錫安的時候，他們必親眼看見。

“Break forth into joy, sing together, ye waste places of Jerusalem: for the Lord hath comforted his people, he hath redeemed Jerusalem.（「耶路撒冷的荒場啊，要發起歡聲，一同歌唱，因為耶和華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贖了耶路撒冷。

“The Lord hath made bare his holy arm in the eyes of all the nations; and 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shall see the Salvation of our God.”（「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地極的人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了。」）（註十三）

或者，看一看別的章節，差不多隨便可以發現聖經作者在描寫中，對於美和簡單詞句的特殊敏感是明顯的。比方，以撒等候他的僕人到東方去接他的新婦回來的描寫。這描寫就是在這一節中：“And Isaac went out to mediate in the field at

the eventide: and he lifted up his eyes, and saw, and, behold, the camels were coming.”（「天將晚，以撒出來在田間默想，舉目一看，見來了些駱駝。」）（註十四）高聲地讀這一節聖經，試聽它的字音近乎魔力的美麗。在它們裏面有黃昏奇妙的靜穆，透過這靜穆的有駱駝打玲的鈴聲。再看這一句用字超然的經濟：“The soul of Jonathan was knit with the soul of David, and Jonathan loved him as his own soul.”（「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註十五）或者讀一讀先知拿單去見大衛——大衛犯了一件殘忍的罪行，而欲厚顏對之——時所用的令人難受的比喻。拿單沒有直接攻擊大衛的罪。他開始的方法很好，所以大衛倔強的自衛沒有防備，他的良知也開誠地對拿單所說的作客觀的批判。他不譴責大衛，他使大衛譴責他自己。他只要用四句話把故事說出來，就足夠這樣做了。

這一百九十九字包含着拿單使命整個的記載：拿單說什麼，大衛感覺什麼和說

什麼，以及後來怎樣。

“And the Lord sent Nathan unto David. And he came unto him, and said unto him, There were two men in one city: the one rich, and the other poor. (「耶和華差遣拿單去見大衛。拿單到了大衛那裏，對他說，在一座城裏有兩個人：一個是富戶，一個是窮人。

“The rich man had exceeding many flocks and herds: (「富戶有許多牛羣，羊羣。

“But the poor man had nothing, save one little ewe lamb, which he had bought and nourished up: and it grew up together with him, and with his children; it did eat of his own meat, and drank of his own cup, and lay in his bosom, and was unto him as a daughter. (「那窮人除了所買來養活的

一隻小母羊羔之外，別無所有。羊羔在他家裏和他兒女一同長大，喫他所喫的，喝

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懷中，在他看來如同兒女一樣。

“And there came a traveller unto the rich man, and he spared to take of his own flock and of his own herd, to dress for the wayfaring man that was come unto him; but took the poor man's lamb, and dressed it for the man that was come to him. (「有一客人來到這富戶家裏，富戶捨不得從自己的牛羣羊羣中，取一隻預備給客人吃，卻取了那窮人的羊羔，預備給客人吃。

“And David's anger was greatly kindled against the man; and he said to Nathan, As the Lord Liveth, the man that hath done this shall surely die: (「大衛就甚惱怒那人，對拿單說，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行這事的人該死。

“And he shall restore the lamb fourfold, because he did this thing, and because he had no pity. (「他必償還羊羔四倍，因爲他行這事，沒有憐恤的心。

“And Nathan said to David, Thou art the man.”（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註十六）

如果要抒情詩歌的美，可讀詩篇：“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註十七）或，“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fulness thereof; the world, and they that dwell therein.”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於耶和華。」）（註十八）“The Lord is my light and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the Lord is the strength of my life; of whom shall I be afraid?”（「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註十九）

……………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看到的都是舊約。新約的美是我們更熟悉的。

誰願意失去他童年時的記憶，忘記耶穌基督在伯利恆誕生故事中牧歌的可愛，

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裏所記載的天使的歌唱：「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或是馬太第二章所記載的博士來拜耶穌的神秘的故事：「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路加福音有二十節，馬太福音有十五節關於耶穌降生的記事，乃是音樂和繪畫藝術中鼓勵最多作品的動力，世界上沒有其他寫作能及到它們。腓立·布魯克司 (Phillips Brooks) 曾經寫的一首關於聖誕的最美的聖詩是很真確的：

「美哉小城，小伯利恆！

你是何等清靜！

無夢無驚，深深睡着，

羣星悄然進行；

在你漆黑的街衢，

永遠的光昭啓；

萬世希望，衆生憂驚，

今宵集中於你。」

（引用劉廷芳先生譯文——譯者）

耶穌本人所用的比喻，就是由新約傳給我們的，首要的當然是因爲它們的內容而重要；但我們也可以停下來注意一下它們具有的清晰簡明的完美。例如注意福音敘事中上帝的愛這一幅畫像：

「衆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耶穌在四句話中，給他以回答：

“What man of you, having an hundred sheep, if he lose one of them, doth nor leave the ninety and nine in the wilderness, and go after that which is lost, until he find it?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

撒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And when he hath found it, he layeth it on his shoulders, rejoicing.  
（「找着了，就歡歡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裏。

“And when he cometh home, he calleth together his friends and neighbors, saying unto them, Rejoice with me; for I have found my sheep which was lost.（「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

“I say unto you, that likewise joy shall be in heaven over one sinner that repenteth, more than over ninety and nine just persons, which need no repentance.”（「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爲他歡喜，較比爲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註二十）

或者讀一讀這同一章中一個最偉大的比喻，因爲太長，不能在此引用。它的開

始是：「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

以書信構成新約大部分的使徒、保羅，也知道怎樣把偉大的思想用偉大的表現法傳達出來，這，在譯成英語的時候，並沒有失去它的偉大。其中有他的愛的詩，起首是：「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却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收尾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註二十一）在同一書信中有他關於基督的復活的怒號，發展到最高點為：「感謝神，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註二十二）

在新約中，一再可以發現優美的語句。他們意外閃爍的美，如明星般照耀着：「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的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註二十三）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註二十四）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註二十五）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註二十六）

「你們要靠着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註二十七）

「因爲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註二十八）

「因爲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註二十九）

「……因爲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因爲神就是愛。」

（註三十）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爲主要光照他們。」（註三十一）

.....

這至少是聖經文學的一些提示。它的精神的美和文字的美，是許多優美作品的根源，這是無可懷疑的。

由於聖經的鼓勵，乃得有偉大音樂如夢德生（Mendelssohn）的「以利亞」

(Elijah)，漢德爾 (Handel) 的「彌撒亞」，斯單納爾 (Stainer) 的「十架之死」(Crucifixion) 和巴合 (Bach) 的合唱曲。

由於這同一的鼓勵，我們得有「聖母瑪利亞」，「伯利恆耶穌誕生」，「聖家庭」，「博士的朝拜」等繪畫之無比的美麗，這些乃是安琪里科 (Fra Angelico)，比魯琪拿 (Perugino)，和拉弗爾 (Raphael)，以及無數其他畫家滿懸在世界藝術陳列館裏的作品。

由於這種鼓勵，我們也得有英文詩和散文偉大的影響，短篇目錄是不能列舉它們的。英文文學開始時代的農夫的異象是沉浸在聖經意義中的。沙士比亞的思想一再反映聖經，它有時還有動人的明顯的參考，正如在亨利四世，他寫着說：

「那些神聖的田野，

在他們田畝上行走過有福的雙足，

千四百年前被釘在苦架，

爲了我們的幸福；」

又如在漢姆勒特 (Hamlet) 裏，也有許多的引喻。喬治·赫勃特 (George Herbert)，約翰·端尼 (John Donne)，以及英國十七世紀其他哲學詩人；約翰·米爾頓 (John Milton)，羅貝·布朗寧 (Robert Browning)，丁尼生 (Tennyson)，馬太·安諾德 (Matthew Arnold)，威廉·白來克 (William Blake)；喬治·億利歐特 (George Eliot)，狄根司 (Dickens)，塔克立 (Thackeray)，湯姆士·哈代 (Thomas Hardy)——這一些人，雖然在他們心中，沒有故意用宗教題目，然而假如他們不熟悉聖經，就不能夠那樣的寫出。在比較近代的作者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爲要正確地明了我們所要說明的——或是他們所不要說明，而要否認的——聖經的重要依然是逃不了的。聖經的陪音給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以有意義的書名，如盲目的加撒 (Eyeless in Gaza)，我兒，我兒 (My Son, My Son)，怒火之花 (Grapes of Wrath)。在詩人中，我們不僅在吉勃林 (Kipling) 的閉會詩 (Recessional)，或在

約翰·曼殊非特 (John Masefield) 的永在的仁慈 (The Everlasting Mercy) 裏，聽見聖經的回音，我們也在林賽 (Vachel Lindsay)、桑德貝 (Carl Sandburg)、伊利歐特 (T. S. Eliot)、貝勤 (Kenneth Patcher) 和夏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等的作品裏可以聽見。在現代文學中，正如在我們已討論過的古文學中，也一再有聖經引喻，讀者要是不熟悉聖經，是會完全把它們錯過的。

「看呀，用一根小杖，

我只蘸了一點浪漫的蜜，

就必須喪失靈魂的承繼麼？」

這一比喻含有什麼意義，要是我們不把它聯想到舊約撒母耳上十四章，從二十四節起的約拿單的故事？

在桑德貝為林肯寫的傳記草原年代的林肯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中，他講起林肯怎樣對紐沙倫 (New Salem) 的蘭金夫人 (Mrs. Rankin) 說

起：「在他童年時代，他還沒有讀書的時候，他已聽見他母親天天在做事的時候，背誦聖經裏的章節。他也學會了背這些章節；他的母親的音調存在他們裏面。」在他讀書的時候，聖經是他所讀的三四本書之一：凡研究林肯演說的人——他的演說是簡潔，明白，富於偉大的情感——都可以在它們裏面聽見聖經的音樂，和聖經偉大意義的陪音。

在今日，凡願有高尙的思想和高尙的言語的人，最好也去一試林肯所飲過的泉源。

(註一) 以斯帖記四章十六節

(註二) 尼希米記六章十一節

(註三) 馬太福音五章八節

(註四) 路得記一章十七節

(註五) 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七節

- (註六)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  
(註七) 哥林多後書九章十三節  
(註八)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註九) 士師記十六章二十八節  
(註十) 創世記一章一——三節  
(註十一) 阿摩司書三章四——八節  
(註十二) 阿摩司書四章十一——十三節  
(註十三) 以賽亞書五十二章七——十節  
(註十四) 創世記二十四章六十三節  
(註十五) 撒母耳記上十八章一節  
(註十六) 撒母耳記下十二章一——七節  
(註十七) 詩篇二十三章一節  
(註十八) 詩篇二十四章一節

- (註十九) 詩篇二十七篇一節
- (註二十) 路加十五章四——七節
- (註廿一)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十三節
- (註廿二)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七節
- (註廿三) 腓立比書三章十三——十四節
- (註廿四) 腓立比書四章十二節
- (註廿五) 歌羅西書三章十五節
- (註廿六) 加拉太書六章九節
- (註廿七) 以弗所書六章十節
- (註廿八) 希伯來書十一章十節
- (註廿九) 希伯來書十一章廿七節
- (註三十) 約翰一書四章七——八節
- (註三十一) 啓示錄廿二章五節

## 第三章 生命之書的聖經

我們已經把聖經看爲是偉大的文學，也已經了解它的偉大不僅是由於形式，更由於它的本質。它是偉大文學，因爲它是偉大的生命之書。

聖經不僅僅是講到人生。它從生命中生長起來——在一特殊直接和生動的方法中生長起來。

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聖經是怎樣來的。

在三千餘年以前，希伯來人的某些支派，就是比較大的一個種族，叫做塞姆族的一部分，來到一個迦南地方，它就是我們今日稱爲巴勒士坦的。經過了一番混亂的爭鬥，它的回音還留戀在聖經裏約書亞一書中，希伯來人佔有了大部分的土地。他們現在開始自動換了另一個特殊的名字，就是以色列人。產生這一名字的傳統是記載在創世記三十二章的一個故事裏。族長雅各，傳說是十二個兒子的父親，希伯

來的十二支派就是從他們得名的。有一天晚上，在他命運的危機中，雅各發現自己在黑暗中，被一個不相識的人捉住了。雅各奮勇地和他超自然的仇敵角鬥，最後那敵人對他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爲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因此，以色列人——這民族用一得意的名稱、上帝的兒子來稱呼他們自己——相信他們是被選，並有偉大的命運。起初的時候，關於這似乎沒有顯著的信號。巴勒士坦的較早居民、迦南人，依然在分散的城市中保有着他們的據點。在地中海沿岸，有非利士人，在東邊，有沙漠地的游牧部落，這後一種人因了意料外的蹂躪侵略，來到巴勒士坦。以色列人當時還沒有堅固的團結。當危險來的時候，領袖便在不同支派中產生了，在士師記一書中，記載着關於這些領袖的生動而凶猛的傳說。但造成這些領袖的臨時團結，常在危險過去了的時候隨着破裂了。

但是，在耶穌降世差不多一千年前，一種新的力量起來了。從便雅憫支派產生

了一個有大能力的人，他的名字叫掃羅。年老的撒母耳是一個祭司和先知，他用油膏掃羅爲王。雖然掃羅的王國只是國家粗陋的開始，但藉着他的勇敢和力量，他開始使他的權威發生效力。他同他的聰明可愛的兒子約拿單，對非利士人作戰。在一個時期中，戰事是勝利的，但是掃羅命裏要被一位新人物勝過的。有一個年青的牧人，名字叫大衛，來到掃羅的軍隊中。掃羅很喜歡他，老年的撒母耳也重視他。當掃羅反抗撒母耳的時候，撒母耳就膏大衛爲王。這事似乎沒有發生立時的影響，因爲掃羅不顧撒母耳的意思，依然保有他的王位；但是實際上，一連串的事已發展到了驚人的頂點。掃羅非常妒嫉大衛，一面要捉拿他，把他殺死。大衛被驅逐出去，可是他對掃羅和約拿單的情感和誠篤永遠沒有喪失。最後，在基利波山與非利士人不幸的交戰中，掃羅和約拿單都戰死了，大衛便作了這壯麗的哀歌：

「以色列啊，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死亡！」

「不要在迦特報告，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歡樂，免得

未受割禮之人的女子矜誇。

「基利波山哪，願你那裏沒有雨露，願你田地無土產可作供物，因爲英雄的盾牌，在那裏被污丟棄。掃羅的盾牌，彷彿未曾抹油。」

這一偉大的挽歌，就用對約拿單美麗的呼喚結束了：

「英雄何竟仆倒，約拿單何竟在山上被殺！」

「我兄弟約拿單哪，我爲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

「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註一）

在掃羅和約拿單死後，大衛立即爲王。他將以色列支派中一切有力量的人，集中在他的威權下。奪得耶路撒冷山上的堡壘，又把它作爲首府的是大衛。可是它要作爲更多人的首府。它要成爲一個宗教的中心，這宗教給與耶路撒冷這一名稱以屬靈的重要，是全世界城市所不能比的。

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在大衛的管治和聖經寫作的開始之間是有着明顯的關係的。那關係是這樣的：大概在大衛還活着的時候，或是在他初死以後，有人把大衛的一生和關於他的故事記載下來。這本特殊豐富的書，就是我們今日稱爲聖經的，便包含着這些最古的有連續性的記事。他們的重要和生動是無可比擬的。任何人都可在撒母耳記裏讀到它們。試翻開撒母耳記上從第一章讀起，古史的一幕幕好像重又生動起來了。我們可看見掃羅莊嚴而悲慘的形像，還可看見英勇的約拿單，和與他們的命運相互交織着的大衛。我們不僅看見他們的行動，也看見他們彼此間的情感和背後的動機。試讀撒母耳記上十八章的這一段故事，是何等富於生命和熱情的跳動！

「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

「那日掃羅留住大衛，不容他再回父家。」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

「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戰衣、刀、弓、腰帶等都給了他。」

「掃羅無論差遣大衛往何處去，他都作事精明，掃羅就立他作戰士長，衆百姓和掃羅的臣僕，無不喜悅。」

「大衛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衆人回來的時候，婦女們從以色列各城裏出來，歡歡喜喜，打鼓擊磬，歌唱跳舞，迎接掃羅王。」

「衆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掃羅甚發怒，不喜悅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

「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

寫這記錄（從撒母耳記上繼續至撒母耳記下）者的特殊點，是他對客觀真理寫實的能力。他描寫的人物，不是沒有血肉的想像。他們是有生氣的人類，在他們充

滿生氣的實在中，有他們的力量和熱情，也有他們的道德和過失。沒有人確實知道這作者是誰。他可能是大衛的朋友和祭司亞比亞他。但是，不管他是誰，他寫作的風格是那樣生動和有力，他所描寫的，許多年來還沒有模糊。

因此，在掃羅、約拿單和大衛的記載中，我們發現了聖經最早的篇幅。不久又加上了其他同時的記載。它有所羅門掌管的史記。他是大衛聰明能幹的兒子，雖然他不是常常令人敬服的。大約在主前八百五十年，沙漠裏的先知以利亞的偉大故事被寫成了，現在被列在列王紀上一書中。

.....

我們已討論過掃羅和大衛的故事是聖經傳給我們的最古的故事。但這並不是說，他們是聖經中論到最早時代的章節。人們開始問道：在大衛以前的時代有什麼？以色列民族的歷史是怎樣的？最要緊的，他們宗教史是怎樣的？因為，以色列民族的特點是他們最高的興趣，是對於靈界感覺一種關係。

所以在大衛死後的一世紀中，差不多在先知以利亞的時代裏，另外有了一個作家，他的名字好久以前就失傳了（但是經文註釋家指他爲了，因他用 *Jehovah* 卽耶和華一名字稱上帝，這是希伯來文的特點）。他開始收集許多代口授下來的古代傳說。有些是熟憶的詩歌和歌謠，戰歌和團體情緒最偉大的瞬息所產生的其他有節奏的表現。在主前一千年後寫成的聖經各卷中，有些材料的來源，是遠在時代以前。例如，米利暗的歌，就是在出埃及記裏的：「你們要歌頌耶和華，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裏，」（註二）和底拉波拉偉大的歌（記載在士師記），它的開始是：「因爲以色列中有軍長率領，百姓也甘心犧牲自己，你們應當頌讚耶和華。」它在結束時有一個熱情的祈禱，在它裏面，混雜着原始社會的宗教感情和人性的凶猛：「耶和華啊，願你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註三）

但古文材料也不都是詩歌。有些是以偉大人物爲中心的故事和傳聞。主前九

世紀的無名作家——舊約聖經中最初幾卷書的基礎，是應歸功於他的——把這一切編成一個有連續性的敘事，從創世記二章伊甸園天真的故事開始，繼續至族長的故事：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還有約瑟在埃及，摩西和約書亞，以及以色列民族，在摩西領導下，經過沙漠地到迦南；還有各支派在一個新地怎樣尋求立腳點的故事。它是人與遭遇的一個記述，但是最重要的，它是一個民族與上帝關係的故事。這作家，和他民族中其他的偉人一樣，相信以色列人有一神聖的使命，就是他們必須竭力使之實現的。在這一最高的重視下，他察看人們並批判他們。他對於上帝的觀念有時是簡單的；但在他的世界和時代中，他們多少是這樣簡單的。他相信一個屬靈的力量，國家乃是向它負責的；他對於人的人格在上帝面前的估計，是健全和正確的。

舊約中歷史書的長成和混合乃是個逐漸的過程，把它分析成不同的原始部分，就是註釋者稱爲J，E，D，和P的辦法，在這一本短短的書裏，是嫌太長和太複

雜的。在表爾 (Bever) 的舊約的文學 (Literature of the Old Testament) 一書裏，有動人的詳細的紀述；在富士迪 (Fosdick) 著的了解聖經的指導 (A Guid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裏，又用另一種方法來反映它。我們只要說，在前五百至六百年之間，這過程便將近完成了：在以色列民族中已收集了現在的創世記，出埃及記，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上和下，列王紀上和下等書中所包括的一切古史與傳說。後來加進去的，還有早被接受的、歸功於摩西大威權的律法之精細的記載。其中有些最早的律法也許實在是由摩西而來的。這些律法不僅論到道德行爲與宗教忠誠的本質，也有關於健康，衛生的設施，以及詳細的團體管理。一個普通的讀者，在讀完了創世記和出埃及記以後，便可把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等包括長篇律法的書越過。他們代表祭司的文集，它是爲了這一個將宗教觀念滲入於日常生活中的民族編成的。

.....

直到現在，舊約仍是一部很近人情的書。從純真和正確的意義來講，它是這樣的。這就是說，它是最古的、有連續性的著作，是從人類的單純情感出發，描寫他們所共有的生活和他們所參與的大事。他們看見的是人和事生動直覺的實在，他們把所看見的描寫出來，再加上他們祖上所看見、所知道的傳說。在這裏，歷史便從自然的根上生長了起來，真實，非強迫，也非偽造的。但是人類的這一歷史有什麼意義呢？它更大的重要性是什麼呢？這便是以色列人時常問的。他們的回答是一個宗教的回答。他們說，在偉人生命中的最偉大的時候，是他們感覺與一個比自己更偉大的神發生接觸的時候。許多代留下來的一個傳說是：從一家而成爲一個民族之祖的，是亞伯拉罕，又說亞伯拉罕所以離開他出生地的迦勒底的吾珥而來到迦南，最後成了以色列人之地，是因爲活的上帝的聲音曾在他心裏說話：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爲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爲大。」（註四）

舊約中一切的歷史書都是從這一信仰的基礎出發的。這國是屬於上帝的，上帝要保證它的偉大。在這信仰中，有宗教的虔誠和熱情。但它也是一種粗陋的信仰，要經過長的發展過程，才能臻於最後的澄清境地。

它的發展過程中，有過一羣偉大特出的人物。這些人就是先知。以色列人的先知在人類歷史中是獨特的。別的國家和種族也有他們的宗教先知和領袖，但沒有一個民族有過這樣一羣人，有這樣高尚的道德和屬靈威信，有這樣進步的真理，來爲民族解釋生命的永久意義。同時，他們解釋生命的方法是藉着解釋上帝的。沒有先知，以色列人也許只敬拜了一個種族的神，正如他們在早期歷史中所做的，也是今日某些自認爲摩登和開明的國家所做的。先知把上帝的觀念升舉到普世性的偉大。他們使人對於他的旨意之觀念更深刻和潔淨，使人們開始明了他所要的不是儀式而是公理。在他們認識的高峯，人們看見了在上帝的心裏存着的，不僅是律法，還有了愛。

大部的舊約包括先知的話。這偉大團契中的最早一人並沒有寫作，但在列王紀上裏面，我們聽見他聲音的回音。以利亞，帶着神聖公理的挑戰，遇見以色列王亞哈，亞哈以爲他能忽視這挑戰的。他見了以利亞，便憤怒地說：「使以色列遭災的是你麼？」以利亞說：「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爲你們離棄耶和華的誠命。」（註五）另有一次，在亞哈行了一件惡事：奪了他的一個臣僕的地，以利亞在門口遇見他。亞哈在他面前畏縮，他叫着說：「我仇敵啊！你找到我麼？」以利亞回答說：「我找到你了，因爲你賣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爲惡的事。」（註六）

最初在寫作中講話的先知是阿摩司。在主前七百五十年，他開始傳道了。阿摩司書的後幾章，雖有一些地方是可疑和模糊的，但大體是非常坦直和熱情的，因此，我們今日的讀者能明了它，還能被它的不滅的火所感動。這裏有一個人，他說話時沒有懼怕，沒有袒護，不爲富人和當權者所屈服，他袒護窮人。他掃去一班

人輕易的信仰，以爲以色列人本身和以色列文化是不致於遭受災難的，因爲他們假定自己是敬拜上帝的。上帝無私的公正要審判以色列人，正如他審判其他的國家一樣。他呼喊說：「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因爲他們爲銀子賣去義人，爲一雙鞋賣了窮人。」（註七）這位勇敢的先知，雖然沒有正式的職位或使命，他去到伯特利的大殿，它是帝王聖壇，祭司亞瑪謝要打發他走，亞瑪謝對他說：「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因這裏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但這是阿摩司對他的回答：「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我是牧人……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羣，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言。現在你要聽耶和華的話！」（註八）

在阿摩司以後，大約十年的功夫，來了何西阿。從某些方面來講，他是先知中最靈敏和最溫柔的。由於個人方面的深刻與悲痛的經驗，他獲得了對上帝的憐憫的透視。他自己的妻子對他不忠實；在他痛苦的了解中，他的一時的衝動是要永遠地

背棄他的妻子。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的受傷而未滅的愛情不容許他讓她離去。從他自己的苦痛中，他開始了解人的罪惡在上帝心裏的意義。假如他自己忍不住要饒恕，上帝必是更忍耐地饒恕他！所以他能這樣地說到上帝：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我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臂膀抱着他們；他們却不知道是我醫治他們。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怎能捨棄你？」（註九）

在阿摩司和何西阿一世代以後，偉人以賽亞，一個有特殊眼光的政治家，和對全國傳說道德真理的代言人就出現了。我們在舊約中看見的以賽亞書是一本長的書。

它後面的幾章不是那生在主前七百年的以賽亞，而是一世紀或一世紀餘以後的人寫成的。這本長書中還另有幾章的日期是可疑的，但它的大部分却是這偉大先知以賽亞的自己的著作。要充分理解他的福音，我們必須耐心地研究舊約入門或是關於以賽亞書的註釋等書籍，以求了解他的一切歷史的事實。但是，任何讀者都能明了它的主要章節的道德勇氣是沒有時代性的，也能把握住說這話的人的精神：「你們要

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爲寡婦辨屈。」（註十）

比以賽亞更年輕的一個同代先知是彌迦，彌迦用了一句話概括宗教的真意義：「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爲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註十一）

在以賽亞以後一世紀餘，另有兩個偉大先知出現了。這時候，整個以色列的民族生活，被亞述和巴比倫軍隊的侵略所破壞。耶路撒冷被侵佔和掠奪，許多人被擄到巴比倫去。耶利米還留在耶路撒冷，在那裏說預言；以西結在被擄之地的巴比倫說預言。在二人中，耶利米是更偉大的，事實上，他乃是有史以來受感動者中間最偉大的人。他的福音的中心是在他的這一信仰裏：不願一切的災難，不願一切宗教保證之可能的坍塌，如聖殿以及其他外表徵象之被毀，上帝的生命還能住在人心中。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

尋見。L (註十二)

其他屬於以色列歷史記載裏的先知，以及他們的預言書，就是構成舊約的一部分的有：西番雅書，那鴻書，哈巴谷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俄巴底亞書，瑪拉基書，以及約拿書。要把它們所傳的都列舉出來，這本短書是不夠的。他們都值得我們去研究，凡是進到波士頓城公共圖書館看見沙金特 (Sargent) 所繪的壯麗的腰線圖的人，都能夠在想像中把握住這些人所周覽的悲劇和快樂的範圍。

舊約還有別的書造成它豐富的完美。這就是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後來的兩本有歷史性的書。他們記載被擄在巴比倫的人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冒險故事。還有我們已經提起過的以斯帖記，它採取歷史小說的體裁，是在以色列滅亡並被擄和受壓迫的痛苦時代以後寫成的，它充滿着民族反抗的仇怨的精神。與這相對照的有路得記，它是一首可愛的田園戀愛詩。那寫詩的人相信沒有種族和國界可以做人類同情與愛的最後障礙。所羅門的雅歌是一首可愛的詩，列在偉大的以賽亞書之前。約拿

書會被許多人錯過，忽略，以爲它僅是一個人被魚活吞下去的無意義的故事。約拿書會將從前的讀者所熟知的生動的民間的傳說收集在它似詩的敘事裏，但這只是它的偉大目標的偶然的骨架。它是一個先知的繪像。他分享了一切以色列人在某一期所感覺的強烈的民族排外的心理。這故事講到上帝怎樣勉強這個不情願的使者，承認異族的人也是屬於神的憐憫的圈子裏的。但以理書是一首歷史體裁的敘事詩。它偉大地表現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在可怕的逼迫之中，沒有外表的危險能夠將人克服，只要他在上帝裏面找着了永在的保護。約伯記是在與一個永在的問題——就是苦難的意義——相掙扎；箴言是一束智慧的，有思想的格言；以西結書是一個多慮的憤世者陰暗的哲學，它在聖經光明的篇幅中像是一個黑暗的陪襯；詩篇是宗教詩的集大成。

這，是關於舊約的簡括的參考；但舊約導引到一個更偉大的東西。它的最高點

和應驗是在新約裏面。

新約比舊約短得多，它的作品所包括的時間也比較的短，它集中在一個最高的偉大人物的身上。

舊約的先知，一再期望上帝所指定的一位解放者和救主有一天會來。這被期望的人，它的希伯來名稱是彌賽亞。有人以為他僅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是國家的戰勝者，他將使國家偉大。但是先知中更偉大的人，却更崇高地推想彌賽亞。他的來到應帶給整個世界以新的和更好的時代。

當該撒是羅馬皇的時候，有一個男孩在巴勒士坦北部的加利利的一個小城拿撒勒長大起來，等他到了三十歲的時候，他在那裏做了木匠。有一天，他離開拿撒勒傳道去了。他離開拿撒勒的那天，世界上的人以為他是比不上當時羅馬的許多人的重要；但是，事實上，當時被認為是偉大的，現在像土一樣是死的，而他却成爲千萬萬人的信仰和希望的中心。他的名字就是耶穌。

全部的新約是論到耶穌的，一部分是他言語的記錄以及他行爲的回憶，另一部分是要解釋耶穌，還有一部分是描寫由於他、藉着早年的基督教會的生活和事工而流傳的影響。

耶穌自己從來沒有寫作過。這意思是說，他沒有在羊皮和稿紙上寫過東西。他的著作是寫在人的生命上。我們對於他的認識，最初是從口傳來的。他言語最生動的反映是在他的比喻裏，他利用這些短的故事，把宗教偉大的實在放在活潑具體的形式裏。

這就是其中的一個：

「有一個律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就動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裏去照應他。」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他說，是憐憫他的。」

「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註十三）

在馬太，馬可，路加福音中，可看見其他的比喻：特別是在馬太十三、十八、二十及二十五章；馬可四章及十二章；路加六、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及二十章。

馬太福音第五章起首的「登山寶訓」，是他的教訓——人們所記得傳授下來的——的集大成。

耶穌積極的從事於佈道、教訓和醫病的工作，最多不過三年，也許不過是一年。但這已足使他得着人的信仰，並引起無限的反對。「衆人都喜歡聽他」。（註十四）在他的同情、諒解和憐憫中，人們尋着了他們從未知道的希望和信仰的鼓勵。在羣衆中，耶穌選擇了十二人做他密切的伴侶，他們跟他學習，最後還爲他作見證。他們和他住在一塊，他們一天比一天更受他的影響，更驚奇他的偉大。有一天，他們

對他的敬服表示出來了。耶穌問他們說：「人說我是誰？」（他問一班的人說他是誰？）他們回答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裏的一位。」他問道：「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十二門徒中的熱情和暴躁的領袖，回答說：「你是基督！」（註十五）

這是他能夠說的最高度。他意思是，耶穌不只是偉大的教師，偉大的先知，他是許多世代以來以色列人所想望的，先知所預言的——上帝為拯救他的人民而選定的最高的救主。他說的是：「你是彌賽亞！」福音書是用希臘文寫成的，它用的是 *Christos* 這一希臘字；因此在英譯文中，希伯來文的 *Messiah*（彌賽亞）便成了英文中的 *Christ*（基督）。

但猶太民族中的大祭司和其他掌權的人都反對耶穌，因為人民對他有崇高的尊重，他們怕他成為民衆熱誠的中心，使他們無法阻止。最後，他們陰謀在羅馬統治者彼拉多前，告他謀叛；彼拉多不願意判他的罪，但在他們的壓迫下，他屈服

了，把耶穌交給他們處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曠地，他被釘在十架上——羅馬的死刑——在兩個與他一同處死的強盜當中。就是在那裏，福音書還記着一個強盜對他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註十六）羅馬人百夫長也說：「這真是神的兒子了。」（註十七）

新約的前四部書——根據編印的次序——是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它們是耶穌的短紀事：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死，以及他死後的事。他們中最早的是馬可，它也許是將近主後七十年寫成的；路加與馬太約在十年之後；約翰則更遲。但是，他們的材料是早在編輯之前存在的。起初，有人以為不必有文字的記載，耶穌的回憶和印象是生動和有力的，人們用不着在書裏去讀它；可是後來便少不了為基督教團契寫下一些事實。那些寫福音書的人們所引用的材料，它的口傳方式是早已在教會教訓中固定地形成了；他們用的還有一部分材料是在不同的手稿藏本裏得來的。

新約的第五本書使徒行傳，是耶路撒冷早年的基督教教會的歷史。教會不僅是基於一位已生並已死的耶穌，也是基於信仰上的。教會相信耶穌，他是死了，但仍活着。福音書的最高點是耶穌被釘死了以後，又活着對門徒出現的動人的故事。因為這一信仰——就是活的主是與他們同在，鼓勵他們，鞏固他們，以致他們能有英勇的冒險——他們乃結成小的團契，出去到羅馬世界，傳佈福音，並建立一個教會，從那時到今天，它還在不斷地擴大。

從新約第六本書，就是保羅達羅馬人書起，我們看見了耶穌早年跟隨者中最活潑能幹的保羅的偉大貢獻。保羅起初是基督徒的仇敵和逼迫者，他後來悔改，成了在地中海諸國傳揚耶穌基督福音的最不倦的佈道家。他自己也創立了基督徒的小團體，後來在羅馬世界某些主要區域中，他們成立了教會，如在帖撒羅尼迦，腓立比，哥林多，以弗所，以及羅馬等地；保羅達帖撒羅尼迦書，腓立比書，哥林多書，加拉太書，也許還有以弗所書和哥羅西書及羅馬書，都是他在到了這些城市以

後，繼續旅行經過小亞細亞和希臘，最後到羅馬的時候寄出的。保羅有致腓利門的優美簡短的私人信，還有給提摩多的信以及致提摩太的兩封信。但關於這些信，有多少是自己直接的原文，是有不同的意見的。它們是偉大的書信，有深刻的宗教思想，有崇高的精神力量。它們是一個能以這樣訴述他自己的人所作的見證：「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註十八）

新約其他書信的作者是比較不能確定的，如希伯來書，雅各書，猶太書，彼得前、後書及約翰一、二、三書，最後的一本是熱烈的啓示錄，它屬於一種默示的文學，它在基督教時代將要開始的時候，就在猶太教會裏風行起來了。無名的作者，在這類著作中用熱情的象徵，發表他們對民族勝利的信仰，以及他們民族對羅馬暴力抗爭的勝利的信仰。所以，在啓示錄裏，第一世紀的一個基督徒也表現了他對於基督教會雖在開始時受着逼迫、終必戰勝一切壓迫它的異教之一種確信。

讀新約，也如讀舊約一樣，我們只有藉着多讀註釋，去了解各書寫成的需要以

及各書所欲傳的使命，才能對它明了。但是新約最偉大的意義是清楚的，它是那些想要把主的偉大的意義發表出來者——在主裏面，他們尋得了上帝的實在和生命的豐富——的企圖，它的目的都充分地表現在啓示錄最後的一句話裏：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衆聖徒同在。」

(註一)撒母耳後書一章十九——二十一節，二十五——二十七節

(註二)出埃及記十五章二十一節

(註三)士師記五章二——三十一節

(註四)創世記十二章一——二節

(註五)列王紀上十八章十七——十八節

(註六)列王紀上二十一章二十節

(註七)阿摩司書二章六節

(註八)阿摩司書七章十三——十五節

- (註九) 何西阿書十一章一，三，八節
- (註十) 以賽亞書一章十六——十七節
- (註十一) 彌迦書六章八節
- (註十二) 耶利米書二十九章十二——十三節
- (註十三)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三十七節
- (註十四) 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七節
- (註十五) 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二十九節
- (註十六)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二節
- (註十七)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四節
- (註十八) 加拉太書二章二十二節

## 第四章 聖經所論到的神與人

我們已把聖經看爲文學和生命至高的書；我們也研究了它所以這樣的原因，是因爲它是有關於上帝，人，生命，死亡與命運等最大的論題的。

聖經一切的實在是建築在這第一個名字上。它所以能解釋人和人類生存的意義的，便是爲了這第一名字，就是上帝。因爲聖經自上帝的永生事實出發，它乃是建造在這一永生的信仰上：在宇宙一切表面事物和改變的後面，有一個神，我們的生命是由他創造，由他養活的，我們的平安也在於他的旨意。

聖經所給與我們的上帝的畫像不常是前後一貫，是實在的；但這使聖經更顯得實在和自然，因爲它是一種逐漸生長的經驗與了解的反映。在從前的時候，人所看見的，如同隔着雲霧一樣，只有到了聖經的最高峯，就是一切都集中在耶穌一身的時候，上帝的意義才完全明朗起來。

把聖經翻開到創世記，讀一讀第二章所記載的創造。在第一章裏，另有一篇創造的記載；但它的日期和作者都是比較在後的。第二章的故事代表一種更原始和更天真的傳說。它描寫上帝在園子裏行走，那就是他安放他用地上的塵土造的亞當地方。「天起了涼風」，他從樹林中呼喚亞當和他的妻子夏娃。在創世記以後的幾章關於族長的故事中，也是同樣描寫上帝的走近。他向亞伯拉罕講話，三個代表他的天使來站在亞伯拉罕的帳棚門口。在創世紀二十八章裏，有雅各怎樣在夢中聽見上帝的聲音，並相信他與上帝訂了盟約，這盟約是根據彼此的利益，正如他要與人訂的一樣。早年的作者，用了這樣天真的表現描寫上帝對人心說話。但是，重要的不在於他們用的表現法，而在他們相信的問題。他們講到那些會感覺與那看不見的上帝發生過接觸的人，當我們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就可看見聖經的不朽的價值。雖然，我們對宗教經驗的描寫，是與這些早年作家不同的，但我們也知道怎樣真實生動地感覺上帝，像他們感覺上帝一樣麼？

或是換一種說法，聖經的偉大，雖然有它最早和最原始的成分，主要的是在於它有一種觀念，認為有一個神聖的實在，管理宇宙，創造人類，鼓勵人類遲緩混亂的但是前進的歷史。聖經的作者不是科學家，這沒有多大的關係，他們描寫的創世以及創世後的歷史，不像一個科學家的描寫，却像一個詩人。舊約的持久的重要性是像原始的地圖與今日繪成的地圖兩者的相比。比如，拿哥倫布，維司甫設，開波慈，麥哲倫所用的古圖來說。假如我們拿這些地圖來和他們所畫的島和洲的實際情形來比較一下，就看見他們是充滿了錯誤和不平衡的地方。在許多方面，他們的細點應該修改，他們的線應該重畫。在正確和可靠方面，他們是遠不及任何書店裏面買得到的地圖。但是，那些地圖對於世界的歷史，會是更重要的呢？那些以後的，包括我們歷年積下來的一切知識的結果的地圖呢？還是那些以前的，人們還在探索真理時的地圖呢？顯然，那些從前的地圖是更重要，因為它們有一種不朽的尊嚴，是今日一切畫地圖者所作的不能比得上的。那些早年的地圖代表那些最初標識

新世界的人的偉大創造的開拓工作。在許多地方，他們也許是不完備的，這些地方後來被修正了，但這是無關重要的。他們是偉大的航海家，是替人類發現新大陸的興奮和勇敢的憑證。這正是舊約所代表的。不問現代的學者，能夠怎樣改變它的畫像的輪廓，它留傳給我們的是不朽的記錄，講到探求真理的心靈對上帝偉大的發現，以及對於還待記載的上帝的偉大處的發現。

在全部聖經裏，上帝的實在之這一確切的感覺，給與它的逐漸長成的思想以特質。這思想迅速坦白地發展。在關於摩西的記錄中，從聖經的第二卷書出埃及記開始，我們看見人對上帝的觀念已是更莊嚴和更偉大了。上帝在火燒的荆棘裏向摩西顯現，但荆棘卻沒有被燒燬。摩西問上帝的名字，他聽見上帝回答說：「我是自在永在的」。〔註一〕摩西率領以色列人民從埃及的奴役生活中出來，在西乃山那裏，他又來到上帝就的面前。上帝向他顯示，但他沒有看見上帝，因爲上帝是在雷轟和閃電的背後。摩西彷彿看見他腳下的藍寶石的鋪地，他要求看見上帝的面容，但

聖經却記載着說：上帝對摩西說，人不能見他的面的光榮而仍舊活着。上帝是無限的，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在他面前，人必要畏懼。

可是，上帝却被認為是一個選民所獨有的。以色列的上帝被認為只與以色列人、不與其他民族發生關係，他是以色列軍的領袖，率領他們抵抗他的和他們的仇敵，他在他的百姓所在的地方統治着，這以外的地方是屬於別的神的。

有兩種影響把以色列的上帝是他自己百姓特有之神的一種觀念，升舉到空前的偉大：

第一，上帝必須是公義的上帝這一觀念逐漸的長成。起初，偉大的心靈，如守護人一樣站在他們更高貴經驗的高處，遠遠地在天上探求上帝的意義；後來，它像黎明的光一樣透進了一切人的意識，上帝這一特質的新理解便產生了。他必須是最好的，而勝過最好的人。阿摩司發表了這一個信念，那時，在他時代裏的得勢的物質主義之下，商業的興盛和財富在以色列人中增長着；那時用現代的話來說，人

們甘心拿錢出來建造良好的教堂，但當他們走出了教堂，在鄰人中間做生意的時候，却沒有猶疑地作惡和貪心。這先知在上帝的名裏呼喊說：「我厭惡你們的節期……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註二）何西阿這樣論到上帝的旨意，這話也就是耶穌後來引用的：「我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註三）後來先知這些偉大的聲音使國裏的人聽見了，而人們不再像從前一樣機械地想像人與上帝的關係。此後人們知道了，宗教如果是有意義的話，主要的不是在於儀式，而是在於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內心的正確態度。

與這對於上帝的質的高尙感覺一同生長的，是真正公義的上帝決不是有地域性的，而是大同的上帝。偉大的歷史遭遇造成了這一新認識的生長。從主前八世紀開始，亞述和巴比倫侵略的大浪潮轟動了以色列人。在東方，他們的兵和戰車的可怕的威脅，像洪水一樣起來，把這自以爲安全的地方毀滅了。受難的不僅是以色列一個國家，在這凶殘的亞洲勝利者之前，國家一個個覆滅了。在那一個角落裏，充滿

了國家被擊毀，文化被滅亡的聲音，地也彷彿爲這末日之將臨而震顫。那是人們容易失去信仰的時候，微小的人果真把信仰失去了。現在，宗教有什麼價值？以色列的上帝的保護到那裏去了？這服事他的百姓將被滅亡是什麼意義？先知英勇的道德意識已準備好了給這些問題以答覆。在人民狹小的地方主義上面，他們築了高塔，望得見世界。他們透過了當時的混亂，看見了上帝永生真理的靜默的深處。這就是他們所說的：世界上不再有孤立的事。一切人類都被捲在一個共同的命運中，一切人類要同樣地服從上帝無私的公義。亞述人和以色列人一樣是他手裏的工具。以色列犯了罪，以色列乃滅亡，別的國家也會滅亡的，到最後，勝利的和失敗的同樣在天上被衡量。他們心的公義，文化的健全，慾念的潔淨到那裏去了？具有這些，一個國家可以存在。失去了這些，它遲早是要滅亡的。在人們恐慌的聲音中，他們所說的真理在閉會詩的偉大詞句裏回響着：

「騷嚷和吶喊之聲熄滅；

將領和國王逝去；

唯你自古以來的犧牲依然忍受

一顆謙卑和痛悔的心。

萬軍之神啊，與我們同在，

免得我們忘記，免得我們忘記。」

除了先知所宣揚的以外，關於上帝，還有什麼可給我們認識的呢？

還有一點最高的啓示：上帝是公義的。這是一個高尚的觀念。上帝是大同的，這思想有它的偉大。但是飢餓的人心却又怎樣呢？有一個人，他有沈默的慾望，他有不能勝過的弱點，也有不能達到的抱負。他將怎樣得着這樣宏大，這樣遙遠的一個上帝的幫助呢？

耶穌來了。他不是一個情感作用的人，他在人類愚笨和罪惡的黑暗事實前，從不隨便或客氣。他對於上帝可畏的審判的反映，可能是恐怖；他也可能說起犯罪的

人，最好把磨石懸在頸上，或被擲在海의 深處。但是耶穌的力量是與他的溫柔相配合的。對於誠心的，對於懺悔的，對於縱然有困苦的失敗依然向上的男和女，他以無限理解的愛心對待他們。在他的眼睛裏，照耀着最後啓示的美。上帝統轄一切國家，但他也眷顧一切國家，因為他們都是人的靈魂造成的。這，在舊約，偉大的心靈已暗示過，並部分地發現過，但在耶穌裏，它是充分地顯示了，也充分地被他發表了。上帝的宗旨現在是、永遠也是拯救，而不是定罪。耶穌無限大的靈魂，所接受並傳給一切最低微的人的上帝的愛，是要服事人，不是受人的服事。它要把上帝的兒女都召回天父家庭的團契中去。

「因此，『道』有了生命，並藉着

人的手，作成信條中的信條，

就是完善行爲的美麗，

勝於一切詩人所想像的。」

聖經講到人類的地方，常是與我們已看見的上帝的偉大意識發生關係的。

這，初看彷彿是矛盾，但並不是矛盾。一方面，聖經殘酷地暴露人類天性和生活中的罪惡；在另一方面，沒有其他的書能像聖經一樣地高舉人類道德和屬靈的尊嚴。這兩種相反的事實，在人與上帝關係的回憶中，得着了調協。他的罪惡是背離上帝的陰影；他的榮耀是他內在的神聖價值，因為在理想上他是屬於上帝的。

聖經從不故意避開不快意的事。它不怕用真正的名字去稱呼事實，雖然這些名字是短而厲害的。在它直截痛快，不畏縮的名字當中，有一個是「罪」字。在聖經的鏡子裏看一看，可看見一些良心不安的人，他們知道自己不僅是有過失，或誤入於某種偶然的錯行，心理學名詞儘管說的好聽，但他們是犯了罪。聖經切實地證明罪不能逃避刑罰，同時罪的工價便是死。殺人的該隱被刻上了一個標記，是他永遠擦不掉的。到後來，他的恐懼的靈魂在苦痛中呼喊著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註四）約瑟的兄弟把他賣到埃及去當奴僕，他們自以爲勝利，殘暴滿

足地笑了；但是時候到了，他們彼此這樣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他哀求我們的時候，我們見他心裏的愁苦，却不肯聽，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註五）掃羅，以色列的第一個君王，因為他選擇了罪惡，毀滅了神聖心靈的感覺，他在孤寂和患病中，最後到隱多珥的一個女巫那裏，他說：「我甚窘急，因為……神也離開我，不再藉先知，或夢，回答我。」（註六）後來在基利波山不幸的戰場上，他的軍隊潰敗，他的國家滅亡，他伏在自己的刀上死了——這悲劇的最後一幕代表了他的一生，他自己的墮落一年一年地把他的生命毀壞了。在舊約的篇幅中，一再有先知的形象在移動，他們申說一個永在公理的審判，提醒人在審判台前，就是最有能力的人也不能逃避。以賽亞呼喊著說：「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火苗怎樣吞滅碎穢，乾草怎樣落在火焰之中，照樣，他們的根必像朽物，他們的花必像灰塵飛騰。」（註七）那作聖詩者唱着說：「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註八）但是，愚者的聲音，不是聖經在人

裏面顯露出來的善與惡的深刻感的聲音。記載上又說：「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什麼。」（註九）在善與惡這一永在的問題上，聖經發表的這個嚴肅的挑戰，就是申命記歸功於摩西所說的：「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在。」（註十）

在這裏，聖經的福音又與我們現代的需要相調和。顯然的，他們現在經歷着世界的一個大危機，它的根源不是在物質的環境，而是在人的性格和品行。世界上有千百萬餓着肚子的人，但這並不是因爲現有食料的缺乏。有些人冬天在沒有暖氣的房子裏抖慄着，但這並不是因爲世界上的煤不夠用。千百萬的人沒有工做，但這並不是因爲缺乏工廠或機器供人工作。問題發生在經濟道德和人情道德上。階級間和國家間不顧一切的貪婪，使世界上理應成爲健全的商業陷於停頓。日趨於顯明的是：今日的世界是要揀選生或死；我們得着生命唯一的方法，是將這些更堅定的理想，就是聖經永遠高舉的公義、憐憫和同情，在人民裏面培養起來。

假如聖經先顯露的是人的不完全，它其次顯露的就是人的神聖不滿足的事實。我們的時代正需要聖經喚醒的這一認識。我們生在的這個時代，不僅有緊縮的貨幣，也有對人的緊縮觀念。現代的文學，有許多是充滿着譏諷和消滅幻想的酸性。在國外，有一種普遍的感覺，以為人的天性是一種軟弱的，近乎鄙陋的東西。許多人怕承認他們自己的理想，也怕相信別人的理想。虛假在過去是指一個人所表現的比他實際更好；現代的虛假却常是裝作更壞，因為他懼怕表現真實的信仰，好像沒有行善這回事。

聖經表明人有愛慕公理的心這一偉大的真理。還有更甚的是，它表示這愛慕是能得着滿足的。

聖經中的偉大人物不是靜止不動的。也許他們的出發點是微賤的，但他們不停止在那裏。就是雅各也夢着一個梯子，從地上直達天上。雖然他有的天性是自私和

狡滑的，但在他裏面，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假如他生命要成爲完美的，他必需要上帝。他雖從一個奪取他哥哥長子名分的欺騙者出發，但他的結局是一個學習了深刻教訓的人，與上帝角力並得勝了。

我們看一看聖經裏更高尚的人格，見他們在最低劣的時候，也爲自己有意行的懊悔；在他們最良善的時候，充滿了一種對卑微和平凡事物的輕視，他們被一種逐漸生長的良好力量升舉了。試讀詩篇聽一聽他在苦痛懊悔中的懺悔的呼聲：「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潔除我的罪……神啊，求你爲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註十一）轉到新約，聽一聽彼得當他忽然懷然地面對着耶穌的偉大時，他所說的：「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註十二）再聽保羅把他的心坦白地放在羅馬基督教徒的面前：「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趨死的身體呢？」（註十三）因

此，他們從他們的缺點和羞恥中呼叫出來。他們不能安處在有意的罪惡裏。他們在山谷中掙扎，那裏總有一條通到山頂的路；他們又在黑暗中摸索，但他們舉目望見光明。

因為人們對自己有不滿意的心，所以他們對罪惡世界的環境也不滿意。他們不願在時代權力的把握中做質物。以利亞面對着亞哈王的邪惡，他是孤獨的，他一人的聲音對抗着羣衆膽怯的沈默；他們也許愛良善，但是他們不敢；然而以利亞却當面抗拒亞哈。他是民衆偉大解放者中間的第一人，他反對強權者，衛護貧苦的人。以利亞還沒有過去，亞哈的王位已被這先知發出的道德力量打擊得粉碎。阿摩司也在伯特利腐敗的京城裏抗爭，他升舉起良心的新標準，使人民因它而重振。聖經裏的這些偉大人物，不是無力的漢姆勒特（Hamlet）這樣呼喊說：「這時代混亂脫節了，啊，我呪詛我生在這個時代，要來矯正它！」他們像以賽亞一樣，站在上帝的廉潔和國家的罪惡雙重的顯示之前，聽見上帝的聲音問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他們和以賽亞一樣回答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註十四）他們像在異象中的保羅一樣回答神說：「主啊，你要我作什麼？」（註十五）他們後來也像保羅一樣，冒着大的危險，爲上帝的國去爭取世界。他們顯示了勇敢的火，它在人的心中微燃着，直等到上帝的呼氣把它吹成有力的火焰。他們那時就使人明白：我們的心所能明白的，就是我們的內部不能得着滿足，除非我們見了並從了我們的至高和至善。

因此，聖經並不將罪和惡看爲是哀痛的事，而是將它看爲可改變的事。聖經永遠是譏諷主義和道德的屈服之補劑，它的福音是像一個人給與一個責難宗教者的回答。這反對宗教的人說：「試看一看造成生命的一切殘酷和愚笨的事，我要是創造世界，我還能把它造得更好一些。」另一人回答說：「這正是上帝生你在這世界上

的目的，你去做吧！」

（註一）出埃及記三章十四節

（註二）阿摩司書五章二十四節

- (註三) 何亞阿書第六章六節
- (註四) 出埃及記四章十三節
- (註五) 出埃及記四十三章二十一節
- (註六) 撒母耳前書二十八章十五節
- (註七) 以賽亞書五章二十四節
- (註八) 詩篇十四篇一節
- (註九) 加拉太書六章七節
- (註十) 申命記三十章十九節
- (註十一) 詩篇五十一篇一——二節，十節
- (註十二) 路加福音五章八節
- (註十三) 羅馬書十章二十三節——二十四節
- (註十四) 以賽亞書六章八節
- (註十五) 使徒行傳九章六節

## 第五章 聖經與今日的時代

聖經對於我們今日的時代，究有什麼特殊的使命呢？

第一，聖經有把上帝認爲是在歷史裏活動的偉大觀念。

人們在他們的宗教裏，不常有這一信仰。宗教對於他們，普通不是神聖力量的加入於人事過程，而是把自己的靈魂從世俗的鬥爭中解放出來，使之入於神的神秘吸引之中。在他們看起來，存在似乎是一個討厭的循環，只有逃避是唯一的幸福。或是，假如存在是被認爲有價值的，那價值也僅是屬於過去的。「黃金時代」存在於永久消逝了的過去的時日裏，只能在回憶中留戀它，但它却不再回來。

增添聖經生氣的信仰與這不同的，它是更強大和積極的。在舊約裏，從它天真的開始，經過整個宗教認識的偉大開展，也就是我們所見的它的特徵，這點是不變的：它反映一個上帝，在我們人類生活的實際世界裏活動。人類和民族的遭遇，不

是一個無意義的漩渦，他們是一個永在旨意活動的範圍。在舊約的信念中，呼召亞伯拉罕，使他成爲一個民族之父，而這民族又在世界民族中表現它偉大的宗教職責的，是上帝。提拔摩西，使他將以色列人從埃及解放出來的是上帝。世紀一個個的過去，決定朝代的興亡、和國家的存亡的，也是上帝。對他，我們可以說：「你豈不會知道麼？你豈不會聽見麼？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註一）

燃燒在整部舊約裏的希望，到新約起了更燦爛的火光。先知最初就相信上帝會光榮以色列民族；後來，他們又相信這一民族，因了它的罪而受懲罰而得着潔淨，會產生一位救主。在他裏面，上帝的旨意乃得以成就。新約超越了這一特別民族的限制。耶穌的福音，是「上帝的國」的福音。這就是說，一個新社會的宣言，在它裏面人生應有偉大的成就。他教門徒祈禱說：「願你的國來到，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因此，只要有聖經作證，人類對旨意和進步的信仰是會繼續存在的。人類的歷史，縱然有類似挫折和失敗的插曲，它仍彷彿是一個英勇的可能，是人與上帝造出來的。凡聖經的火光燃燒到的地方，沒有譏諷和失敗主義的存在。

……

假如這樣，聖經今日首先帶給我們的，是上帝在歷史中活動的觀念；其次它帶來了一個必然的福音，就是人和人類一切的生活是對上帝的最後權威負責的。

對於個人和國家，這是一個具有偉大重要性的認識。

第一，對於個人方面的。個人德行上的最大危險，是不信任何種屬靈的權威，高於個人自己的幻想。在赫胥理 (Aldous Huxley) 所寫的目的與手段一文中，他懷疑整個的世界，特別是世界上的人類以及他們的工作，究竟有沒有價值和意義。他說：「這個問題，在幾年以前，我是不會問的。因為，我像我的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以爲它當然是沒有意義的。」他爲什麼要把它看爲當然的？是不是因爲

別的結論僅是建造在情感和自欺上面呢？那時候，他所以不相信有任何偉大的意義，是不是只因爲他的勇敢真實的心知道其他結論是不可避免的？試聽赫胥理自己說的話：

「我懷着不願世界有意義之動機，結果便假定它沒有意義，並且毫無困難地得着了這一假定之令人滿意的理由。」

「多數的無知是能以克服的無知。我們不明白，因爲我們不願明白。我們的志意可決定怎樣，並可決定在什麼問題上，我們將要用我們的智慧。那些看不出世界有意義的人，多數是有理由這樣做，世界上沒有有意義是適合於他們所寫的書的。」

當人們沒有和比他們自己更高的事物對比的時候，他們的生命必然在一個卑微低下的階層上轉動。只有在他們仰望着一個權威和一個旨意，充分地崇高和強壯，能以把握住他們的時候，他們才能夠在衝動的易變的風向中，向着一個固定的目標前進。

第二，在上帝裏——只有在上帝裏——的屬靈權威的這個理解，可使世界上的國家不致造成倫理的悲劇。許多人渴望着某種的威權。他們知道要使社會完整，它必須有一種團結的力量。但是我們現時代的可怕的事實是，在許多國家裏，這一企求權威、藉以升舉個人到他的水平線以上的要求，是被導入了虛偽的服從。千千萬萬的人不去崇拜上帝，而崇拜獨裁者所表現的血、種族、或土地的熱狂，偶像似地把獨裁者升舉爲種族之神。

尼勃 (Reinhold Niebuhr) 有一次用這一句聰明的話開始他的一篇演講：「國家是屬於上帝呢，還是屬於魔鬼呢？這可用一句話來回答。國家是屬於上帝的，但是它常有因想像自己是上帝而成爲魔鬼的危險。」在這裏，概括了一個悲哀的矛盾，在國家的生命中，有許多高尚和許多罪惡的事，都包括在這一個矛盾裏。在一九四〇年，有一架德國飛機在英國被擊落下來，其中有一個駕駛員、一個二十歲的青年、被送到一個醫院裏，在將要死的時候，他無力地要求一樣東西，周圍的人沒

有能懂他的。後來有一個人想出了他所要的。他要的是一張照片、希特勒的照片；等他們將報紙上的一張照片給他的時候，他把它握在手裏，知足地死了。他有一種忠心，他的個人犧牲是沒有問題並且是光榮的；可是這是與一種有害的事實緊緊聯繫的；因為這青年對於一個人的忠心，無意地歪曲成了對變態的國家主義的忠心，這變態的國家主義爲要使自己成爲神聖，却使自己成了魔鬼。任何國家主義，只要它把自己的尊嚴、權力和利益當做最高的目標，否認任何普世性的威權，它必要受懲罰和改正，這種的國家主義乃是一種禍害。

正如聖經偉大的見證所證明的，到最終沒有偶像能夠有效地升舉自己來反抗上帝。這就是說，對偶像一時的熱狂，不管人們是多麼熱烈地相信，並服事它，那是不能逃避不動搖的倫理事實的最後審判，這些倫理事實比任何國家強大，比任何時代長久。凡是把自己舉起來，與真理、光榮、公義和憐恤的永久標準相對抗的，乃是自取滅亡。用聖經偉大的話來說，上帝是不被侮慢的。可怕的倫理矛盾發生，罪

惡彷彿在一個長時期裏得了勝利。但是遲早，道德的絕對性是會勝利的。最好，當許多人在徬徨和驚恐的時候，我們應該再來研究聖經，並把這一點記住。

在叢俄 (Victor Hugo) 的孤星淚 (Les Misérables) 裏，有一段關於「滑鐵盧戰」的意義之特別的描寫。

「獨裁制的末日。歐洲整個的制度被傾覆了。」

.....

「拿破侖可能取得這戰爭的勝利麼？我們回答說不可能。爲什麼呢？爲了威靈吞麼？爲了布魯轍麼？不是的，爲了上帝。」

.....

「這人在人類命運中過大的力量擾亂了平衡……當土地受着過重的負擔壓迫的時候，黃土發出了神祕的呻吟，深淵便聽它。」

「拿破侖在上帝裏被排斥了，他的跌倒是注定了的。」

「他窘迫了上帝。」

把拿破侖的名字改一改，囂俄的話是整部聖經發表的真理的回音，從亞述和巴比倫凶殘的勝利者直至今日，都是如此。平衡的變動也許不如囂俄寫的那樣迅速；因為在上帝看來，「一日如一千年，一千年如一日」。但是真理依然是真理，任何人力要冒犯宇宙的倫理順序，便是開始走上滅亡的路。

又次，聖經的福音對於我們的時代是個人價值的重新確定。

極權主義否認個人的價值。人在極權政治的大過程中成了一個質物。「相信、服從、戰爭」，是法西國家最初建立的信條。個人普通是不替自己打算或行動的，他的死與活不是他自己的事，他像一個機器人，他的行動是隨着全能、無情的國家威力決定的。

把個人看爲是與更大的整體聯繫在一起的觀念，是有真理的要素存在着的。假

如個人只是無關係、無政府狀態的電子，便不會有偉大的社會，也不會有高尚個人生活的發展。對於任何寬大豐富的內部生活的發展，團體忠心是必要的。但是社會的控制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假如我們要使生命的泉源不致遭受毀滅，那末，怎樣才能建立並維持這一限度呢？怎樣才能保障人格的價值——人類最後的思想自由、發表自由、以及良心自由的一些不可少的價值？尋常小心的爭辯是不能保障他們的。這在近年來的激烈的歷史裏，已經充分地證實了。傳統、習慣和抽象的辯爭都是不夠的。唯一能始終保障人類人格的價值，以對抗從莽叢中所演化的蠻風的，是聖經表現的人與上帝關係的信仰。帝王的聖權是一種已被打倒的迷信；但是民衆是有一種聖神權的，它存在新舊約聖經所傳揚的不動搖的宗教信仰中。因爲人類不僅是國家政治裏的一件質物，也是上帝的兒女，是人類大同家庭裏的一分子。這大同家庭的利益，超越任何國界；在每一個人的靈魂裏，有一種最後的尊嚴，它是獨裁制和他種暴虐的掠奪所不能毀滅的。

最後，聖經的福音是有關於耶穌基督的獨特性的。

舊約論到希望和期待；新約論到它的應驗。舊約所開放的最高之花的先知，期望着一個人，在他裏面可以表現上帝對人類生命的奧祕的意義；新約的信仰是，這在耶穌裏成了事實。

耶穌的影響，用人情的看法，是一件驚奇的事實。他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好像他的仇敵已永遠把他收拾了；但他比他們所夢想的更強壯。由於他，如同由於某種空前屬靈的鑄錠一樣，放射出無盡的力量來。耶穌不是一位過去的人物，他世世代代進入了人們的品格和生活裏，如同一個活的決定因素。他的精神具體表現在負有他的名字教會裏——雖然，不僅是表現在教會裏，有的時候也不是明顯地如此的。它具體表現在那些與教會、或者沒有與教會發生關係的更大的人羣裏，但他們在心裏乃是基督徒。關於耶穌基督精神的定義，是不能正確或確定的，但是這精神

是很容易被人認識的，當人們面臨它的時候，是會感覺它的。它是力量，它自己很有把握，所以它能夠溫柔；它是克己，所以能夠忘記自己；它是生命，所以它與其他因愛的鼓勵而服務人的生命打成一片。基督教家庭中的基督教母親表現了什麼似基督的精神。服務世界的人，發現他們的快樂，是在他們所能給的，不是在他們所能得的，也表現了像基督的精神。基督的影響提高了個人自己所接受的標準，也使他的心，因一種新的情感而熱起來，並幫助他達到標準。哥芬(Henry Sloane Coffin)從東方遊歷歸來，寫着說：「一個思想敏捷的中國官吏，有一次在北平對我說起耶穌與孔子，釋迦，和老子的影響的比較：『他彷彿有一種創造一個更敏感的良心的力量。』」龔斯德(E. Stanley Jones)因了他在印度久長的經驗，寫着說：「在基督教整個的歷史中，每次對於耶穌有新的注重點的時候，就有一次生活力和勇氣的新爆發。」

因此，各人因了從耶穌基督來的奇特無窮的力量，而成了不同的人。但他不僅

能夠影響個人，社會的生活以及國家和世界的生活，也是不能脫離他的。漸漸地，我們更明白了，階級意識的利益和瘋狂的國家主義之分隔的忠心，能夠毀滅世界，但却不能創造世界。唯一能創造新世界制度，並適於耐久的事，是對上帝普世性的國家之忠心——它是一切人類生靈的社會，人們全被認為有價值，因他們都是上帝的兒女——耶穌愛它，並因創造它而致死。面臨着世界的愚笨和強暴、它的貪婪、它的盲目的衝突、它的戰爭和蹂躪，耶穌的理想似乎是一個徒然的夢。靠近一塊荒場邊，就是埋葬着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世界大戰時在法國被殺的許多青年的地方，從前有、現在還有一個古老的教堂，在它的正面有着一個石頭製成的十字架。耶穌的形像懸在上面，它代表永遠的苦痛，並象徵這現實的世界仍然在拒絕他、並且將繼續拒絕他的事實。要將人類天性和人類社會轉變為更良好的，或許還要經過一個漫長和疲乏的路程。布勒司梯得 (James H. Breasted)、一個偉大的地質學家指點說：「人類在冰時代開始的時候，就成了最初造器械的動物，這大約是在一

百萬年以前。同時，他也成了最初造軍器的動物。也許一百萬年以來，他是在改進軍器；但是，從人類開始感覺良心的力量到了一種程度，就是良心力量成了有效的社會力量的時候，却還不滿五千年。」（註一）

但是，不管人類演進到一種精神文明是遲或早，有一點是可以明白的：唯一具有使它成爲事實的影響是耶穌的影響。假如人類有一種不變的希望，他就是這希望。他——聖經的整個福音在他裏面發展到了最高點——必須教導國家，假如他們要受教導的話，怎樣先要、然後再尋求「一個有基礎的城，建造它的便是上帝。」

（註一）以賽亞書四十八章二十八——二十九節

海 慎 宗 教 叢 書

爲 什 麼 要 研 究 聖 經

民 國 三 十 年 五 月 初 版

著 作 者 W. R. Bowie

譯 述 者 姚 賢 慧

校 閱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 海 博 物 院 路 一 三 一 號

每 冊 國 幣 六 月 郵 費 另 加

Hazen Books on Religion

THE BIBLE

By

Walter Russell Bowie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31 Museum Road, Shanghai

60 cents a copy

Postage Extra

May, 1941

2  
424175  
(3)

179

15